



新技术·新媒介·新文化译丛

正在逝去的 新闻

民主制温床的新闻之未来

LOSING THE NEWS

THE FUTURE OF THE NEWS THAT FEEDS DEMOCRACY

[美] 亚历克斯·琼斯 (ALEX S. JONES) / 著

顾国平 杨 强 /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正在逝去的 新闻

正在消逝的公共生活

LOSING THE NEWS

The Waning of the Public Spa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陈冠中小传 | 吴昊昊 译 | 王
德胜 校 | 2008 年 10 月 1 日

陈冠中小传

中国年度最佳非虚构作品



新技术·新媒介·新文化译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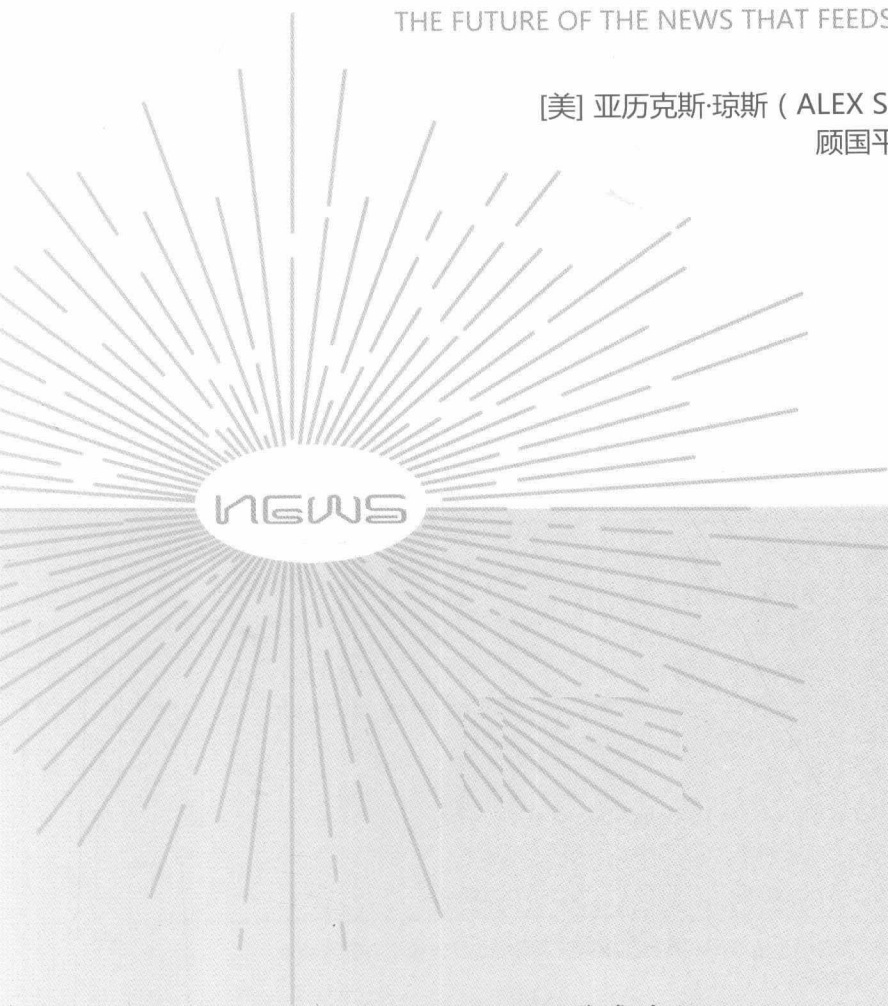
正在逝去的 新闻

民主制温床的新闻之未来

LOSING THE NEWS

THE FUTURE OF THE NEWS THAT FEEDS DEMOCRACY

[美] 亚历克斯·琼斯 (ALEX S. JONES) / 著
顾国平 杨 强 /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字号：01-2015-587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正在逝去的新闻：民主制温床的新闻之未来 /（美）
亚历克斯·琼斯著；顾国平，杨强译. — 北京：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8

（新技术·新媒介·新文化译丛）

书名原文：Losing the News：The Future of the
News that Feeds Democracy
ISBN 978-7-5203-1012-3

I. ①正… II. ①亚… ②顾… ③杨… III. ①新闻报
道—研究 IV. ①G2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22961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姜阿平
责任校对 林福国
责任印制 张雪娇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 / 16
印 张 17.25
插 页 2
字 数 210 千字
定 价 7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技术·新媒介·新文化译丛

主 编 唐绪军 邱 鸣 赵剑英

执行主编 殷 乐 梁 虹 张昊鹏

编译委员会 王怡红 张昊鹏 邱 鸣 赵剑英

唐绪军 殷 乐 顾国平 梁 虹

“三新”译序



这套“三新译丛”是“文化传播前沿研究与翻译实践平台”的合作成果。

“文化传播前沿研究与翻译实践平台”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三家于2016年1月宣布成立的。合作三方认为，当今全球语境下的传播和文化正在发生着剧烈而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正在改变相关产业的技术、受众与业态，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之前在文化与传播研究上的知识积累和理论建树。因此，亟待各方智慧的凝聚，以应对乃至引领这一变革。合作共建这一“平台”，即为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以及出版单位联手意欲有所作为的一次尝试和创新。光阴荏苒，两年很快就过去了。这个“平台”尝试和创新的合作成果之一，就是这套冠名为“三新译丛”的译著。

何谓“三新”？对曰：新技术、新媒介、新文化。新技术指的是信息传播技术：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量子通讯……所有这些新技术正在重构着既有的传播格局，给我们已有的认知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比如：什么是新闻？记

者还要不要了？新闻业将何去何从？这些疑问来自新技术所催生的新的传播媒介：微博、微信、脸书、推特……是谓新媒介。基于这些层出不穷、花样不断翻新的新媒介，“公民记者”蜂拥而起，“后真相”取代了真相，“王者荣耀”大行其道……它们形塑着我们还不熟悉的新文化。毫无疑问，人类今天正处在一个全新时代的开端。比之印刷术的发明、无线电的应用所开启的过去的那些时代，这个新时代更加激动人心，更加扑朔迷离，也更让我们感觉疑惑。尽管我们还不知道该如何命名这样的一个新时代，互联网时代？数字化时代？众媒时代？智能时代？共享时代？公共传播时代？但我们确知，这个新时代一定会有一套迥异于现有的新知识、新理念、新规则。

那么，这套新知识、新理念、新规则会是什么样的呢？这就需要研究，需要探讨，需要从研究历史的过往中去发现规律性，需要从探讨当下的实践中去归纳普遍性，需要对技术的价值和意义进行不断的追问。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诚如斯言。当技术突飞猛进，渗透进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给我们带来惊喜、带来恐惧、带来疑虑时，正是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给予解释、给予说明、给予澄清之际。技术是人发明和创造的，是为人服务的，人类不能被技术左右，而必须左右技术。

网络传播开创了人类相互沟通、交流、传递信息的新方式。然而，网络绝不仅仅是人类发明的一项新技术，网络传播也绝不仅仅是由于运用一项新技术而改变了传播的方式和传播的形态。新技术催生了新媒介，新媒介形塑了新文化，新文化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从而改变着这个世界。在数字化技术将全球一“网”打尽、网络空间建构起虚拟世界的今天，我们尤其应该对网络传播的价值和意义进行追问，从而在追问中产生新知识，形成新理念，确立新规则。

面对复杂的、互相连通的世界，以及不确定的人类未来，各国的哲学

社会科学工作者以极大的热情和锲而不舍的精神，从不同的角度持续不断地对新技术的价值和意义进行追问，给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和答案，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了解这些真知灼见有助于我们开阔视野，洞悉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还说：“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融通各种资源，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我们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既向内看、深入研究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又向外看、积极探索关系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既向前看、准确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趋势，又向后看、善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我们这套译丛的志趣就在于“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因此，介绍国外与新技术、新媒介、新文化相关的新知识、新理念、新规则就成为“三新”的第二重含义。

“三新”的第三重含义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是“文化传播前沿研究与翻译实践平台”举行成立仪式那天，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王怡红女士发言中引用的一句古语，典出《礼记·大学》。意思是说：“如果能够一天新，就应保持天天新，新了还要新。”我们关注的是新技术、新媒介、新文化，意在介绍国外与此“三新”相关的新知识、新理念、新规则，我们本身也就必须要以新的合作模式、新的协同方式、新的工作形式来对待我们所面临的“新”。

首先是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出版单位的联手合作国内还不多见，是谓新。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是从事新闻与传播研究的国家级专业机构，掌握国内外新闻与传播研究的最新动态；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是培养外语人才的高等院校，拥有一大批精通各种外国语言的老师和研究生，与国外学术界也有着广泛的联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是国内一流的哲学社会科学综合出版社，与全球各大国际出版集团建立了紧密的版权关系。这样的合作模式可以优势互补，有助于以较快的速度把国外最新的学术成果译介到国内来。

其次是在译者和校者的协同上，我们采取了语言专家和学术专家相结合的方式，语言专家重点解决语言顺畅的问题，学术专家重点解决专业靠

谱的问题，这也是一种新的尝试。翻译不易，高质量的翻译尤难，但凡经历者均有体会。老一代翻译家严复先生在其《天演论·译例言》中就曾大倒苦水：“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要把一种语言的著作，尤其是学术著作，“信达雅”地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没有点真本事是万万不成的。我们采取语言专家与学术专家协同翻译的做法，就是为了相互取长补短，以保证这套译丛尽可能地做到“信达雅”。

再次是在培养新人上。每本译著我们都建议老师带着其指导的研究生做一些工作，最好让学生试译或者试校其中一两章。这有两方面的考虑。其一，老师们基本上人届中年了，对一些网络流行语或非主流的亚文化可能并不如网络原生代的年轻人那么熟悉，长幼搭配可以相得益彰。其二，让学生们参与进来，也是在实际操作中培养他们的专业能力，以便使他们尽快成长。文化是需要传承的，我们的“平台”也需要不断补充新鲜血液。一代又一代学术新人的涌现，才能保证“日日新，又日新”。

综上所述，本着“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志趣，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创新精神，关注新技术、新媒介、新文化的发展动态，介绍与此“三新”相关的新知识、新理念、新规则是本译丛的最大特点。我们希望，我们的这种努力庶几能给同道带来些许助益。

是为序。

唐绪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献给苏珊

爱丽丝：“请你告诉我，离开这里应该走哪条路？”

柴郡猫：“这要看你想上哪儿去。”

——刘易斯·卡罗尔，《爱丽丝梦游仙境》

序 言



危 机

1986年1月凌晨3点，宾馆房间烟雾缭绕，桌子上扔着吃剩下一半的三明治和几杯淡淡的冰茶——这是我作为新闻工作者最美好的时刻。在美国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 (Louisville, Kentucky) 的凯悦宾馆 (Hyatt Hotel) 里，我已经连续奋战5天，忙着撰写关于该镇上最有声望的家族——宾汉姆家族的故事。宾汉姆家族经营着《信使日报》(*Courier-Journal*) 和《路易斯维尔时报》(*Louisville Times*)，享有肯塔基州第一公民的美誉，但家族纷争促使他们突然宣布卖掉这两份报纸。我立即乘飞机赶到路易斯维尔市，为《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 报道这一消息。我负责的领域就是报业本身的演变。

《信使日报》或许可以称为是全国最好、最受敬重的地方报纸，因而宾汉姆报业帝国的崩塌是一个晴天霹雳，而且对于美国零星的几家报业家族来说也是一个重大打击，他们

一直把宾汉姆报业家族看作是成功和独立经营的楷模。

对我来说，这也是极好的“消息”。写了两篇快讯之后，我为争取能继续留在路易斯维尔的机会和远在纽约的编辑吵了起来。我想写一篇能深入了解该报业家族变故的长篇报道，但由于我在《纽约时报》才待了两年时间，编辑很不情愿把这份差事交给我，他已经有了更为资深的人选。但是通过努力争取，我成功说服他给我这次机会。5 天来，我近乎疯狂地采访，尽可能地和每一位能透露该报业家族分裂原因的人谈话，到了晚上我一遍又一遍地把一条条消息写下来，终于写成了 6500 字的报道。对于《纽约时报》的文章篇幅来说，这几乎是一部小说了。那几天，我没日没夜地工作，只靠喝红茶抽万宝路烟勉强度日。

很幸运的是，宾汉姆家族的人愿意接受采访。我恰好联系到了老巴里·宾汉姆（Barry Bingham Sr.），他是个不愿意吐露心声的人，但此刻他却异常坦率地告诉我他自己和他们家族的事情。他解释说 he 做出出售报纸的决定是由于他两个儿子的英年早逝以及其他三个孩子不断的争吵，他还告诉我他家里那种缄默的氛围导致愤怒积聚，家人从来没有面对面开诚布公地交流来排解这种愤怒。在他公开宣布出售其报纸的当天去他办公室采访他，那天他的儿子公然谴责他的决定。他看起来惊慌失措，满面愁容。他说：“或许，如果我们能像拉美裔家庭那样，吵吵闹闹，哭哭嚷嚷，然后相互谅解，和和睦睦，我们家庭会更好些吧，但是我们不是那样的家庭。”

我的文章定于那周周五晚上拿去刊印，周日将出现在《纽约时报》商业板块的头版，因此最后交稿的截止日期是周四。周四凌晨时分，四周一片寂静，在我那笨重的电脑上我把最后几个字敲好发给了纽约。

我马上打电话给我妻子苏珊·提夫特（Susan Tifft），她是《时代周刊》（Time）的作家，那时正在我们的纽约公寓里睡觉。我把她叫醒，难以抑制自己的激动之情，对半睡半醒的爱人说：“这是我做过的最棒的一件事。”或许已算是老调重弹（她已经听我说过很多次），但是我的心跳不断加速，我已经尽了我最大的努力。我知道我写的这篇文章将以一种特殊形式使读者和宾汉姆家族联系起来。这篇文章将抓住读者的眼球，使他们一直读

完。我了解了宾汉姆报业破产的前因后果，并公平公正、不偏不倚地将该家族的故事报道给了读者。

我在此叙述那一刻的感受是因为我认为承认喜欢自己的职业并相信新闻工作能给人带来如此激动人心的时刻这一点很重要。这种感觉不多见，但是大多数新闻工作者都会有类似的经历。从事新闻工作薪资不高，这种激动人心的时刻是给我们的主要奖励。我认为我做到了遵守新闻报道的传统和标准——公平、客观、准确，这些是我从小就学会并坚信的准则。而且，我的报道生动有趣，扣人心弦，读者能够从中获益。

这则消息很能引起我的共鸣，因为我是田纳西州格林维尔市（Greeneville, Tennessee）一个报业家族的第四代传人，我知道经营地方报刊的报业家族背后隐藏的光荣和焦虑。我的家人现在仍独自经营着大约有15,000发行量的《格林维尔太阳报》（*Greeneville Sun*），我父亲是出版商，我的两个哥哥还有姐夫每天都在那里工作。我认为我自身的经历能帮助我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宾汉姆报业家族的事情，而且我也公正客观地将它付诸笔头。我写的文章里没有坏人，大多是一些有血有肉的人物和一个悲惨的结局。这篇文章后来帮我获得了普利策奖，但是相比于奖项，我觉得那个在路易斯维尔市脏兮兮的烟灰缸遍布宾馆房间的夜晚更有意义。

我所赞成的新闻类型正陷入困境，它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因此我们都与此脱不了干系。各种新闻报道类型我几乎都有涉猎过：小报纸、都市大报纸、广播、电视、书籍、杂志以及近来的网络和学术报道。我觉得我毕生都在从事新闻工作，因为从小在我的记忆中“这份报纸”——通常我们指的是《格林维尔太阳报》——就像一个严苛但受大家喜爱的家人一样。在我心里，我生来就是一个新闻工作者。对于闻惯了打印机刺鼻的油墨味，同时深谙报纸付梓前报社内热火朝天的气氛的我来说，面对如今的报业危机，肯定有自己的看法。我是一个报纸题材电影迷，最喜欢的是1952年的《末日挣扎》（*Deadline-USA*）。这是亨弗莱·鲍嘉（Humphrey Bogart）主演的一部音乐剧，在剧中他扮演一位濒临破产的都市报纸《日报》（*Day*）的主编。该报的几位老板因意见不一，争吵不断，便打算把它

卖给竞争对手，而对方打算买过去后就将其停刊，一劳永逸地消除竞争。就这样一份报纸最终却搞出了一篇大新闻。在电影高潮部分，轰鸣的印刷机旁，鲍嘉正与一个非法商人通电话，对方威胁他说：“把这则消息刊登在报纸上，你就死定了。”鲍嘉先把话筒对着这些轰鸣的印刷机，然后对着里面大吼道：“老兄，这就是新闻。新闻！你就等死吧，等死吧！”电影中的非法商人最后确实无法阻止报纸付印，但电影最后的场景是《日报》报社的灯光一盏盏熄灭，同时《共和国战歌》响起，唱起“真理永存在”的歌词，犹如一首挽歌。电影《末日挣扎》演绎了一个报刊业的传奇故事，它很好地诠释了一个尖锐的事实：报纸（事实上包括几乎所有的新闻机构）或许都有自己的使命，但是它们同样也是一个企业，而企业就有其谋利的需求。1952年时，人们能很好地明白这一事实，而现如今，这一残酷的现实正华丽地展现在人们面前：所有的传统新闻机构都在努力转型，力争在数字化大潮中求得生存。互联网已经彻底摧毁了传统新闻业的经济模式，新闻业急于找到一种新的营利模式，这就需要在创新的同时不断降低成本，尤其是报纸的成本。无法成功实现转型的新闻机构将被淘汰，而得以幸存下来的新闻机构可能需要辜负它们的使命了。新闻编辑室不断减少的消息屡屡出现，令人沮丧以致麻木。我看到过很多关于新闻编辑室裁员的文章，会难过忧伤，但我没有惊恐。然而当我从语音信箱中听到一个朋友讲“雷克斯（Rex）失业了，他很难过，你打电话跟他聊聊吧”的时候，我感到惊恐了。

在《纽约时报》工作了9年后的1992年，我辞职了，开始写一本书。雷克斯·塞莱恩（Rex Seline）和我是同一年进入《纽约时报》的，我当时很钦佩他的新闻编辑技能，以及他镇定自若搜集信息的能力。这些年我们一直保持联系，他自称为“无期徒刑犯”，意思是说终身致力于新闻业，打算从一而终。他来自内布拉斯加州的林肯郡（Lincoln, Nebraska），获得了内布拉斯加州大学新闻学文学硕士学位，上学时就是《内布拉斯加日报》（*Daily Nebraskan*）的编辑。他热爱新闻工作，毕业后先在《奥马哈世界先驱报》（*Omaha World-Herald*）做临时副编辑，后来去了《罗切斯特民主

纪事报》(*Rochester Democrat and Chronicle*), 再后来去《达拉斯时代先驱报》(*Dallas Times Herald*), 就这样步步上升, 1984 年来到《纽约时报》。那时我也是刚到《纽约时报》差不多两个月。起初, 他是副编辑, 但是他天资过人, 很快被委以更重要的编辑任务。1990 年, 他成为《迈阿密先驱报》(*Miami Herald*) 的商业执行主编, 四年后他去《沃斯堡明星电讯报》(*Fort Worth Star-Telegram*) 做经济栏目总编辑。他被委以更大的责任, 稳步地获得更多的机会, 是一个成功的新闻工作者的典型。8 年前他成为《沃斯堡明星电讯报》的新闻主编, 负责沃斯堡市 (*Fort Worth*) 和得克萨斯州 (*Texas*) 的新闻报道以及商业版编辑室和国内 / 国际编辑室的工作。在生活中, 他和他的妻子贝姬 (*Becky*) 育有两个孩子, 他想让他们像他自己一样成为红袜棒球队 (*Red Sox*) 的狂热球迷, 但是却没能成功。

他对待新闻工作一丝不苟, 有时候会打电话过来讨论报业面临的伦理困境等问题, 一直希望确保自己和他的报纸始终能站在正义的一方。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 或者说是一个新闻业理想主义者, 所以决心要以最高的标准报道新闻。他并没有夸夸其谈, 新闻工作对他来说意义重大, 同行也都认可他。举例来说, 2004 年他被选为美国商业编辑和作家协会主席, 但是他仍然过着一种普通家庭的生活, 担任着艾伯伦联合卫理公会教堂 (*Arborlawn United Methodist Church*) 员工—教区关系委员会的主席。他的母校评选他为 2006 年杰出新闻—编辑校友, 他期望自己最终可以在《沃斯堡明星电讯报》结束职业生涯。

《沃斯堡明星电讯报》发行量达 20 万, 其数量比丹佛市或堪萨斯城的人口少一点, 但比辛辛那提和里士满要多, 大概在美国报纸中排第 45 名。多年来, 该报盈利颇丰, 并且与比其发行范围更广的《达拉斯晨报》(*Dallas Morning News*) 展开颇有成效的竞争。该报纸一直是家族经营, 直到 1974 年, 卡特家族将其卖给了大都会交通公司 (*Capital Cities Communications*)。大都会交通公司收购了美国广播公司 (*ABC*), 而后大都会交通公司自己被迪士尼公司 (*Disney*) 收购。迪士尼公司没有兴趣发展报业, 于 1997 年把《沃斯堡明星电讯报》出售给了奈特里德报业集团

(Knight Ridder)。2006年，愤怒的股东们不满意奈特里德的盈亏底线，迫使公司出售《沃斯堡明星电讯报》。当时，信心满满的麦克莱齐报业集团(McClatchy Newspapers)收购了几家报纸，其中就包括《沃斯堡明星电讯报》。麦克莱齐报业集团被认为是全国最有公益心、以新闻为导向的一家报业集团，另外一个使其声名在外的因素是虽然其利润空间低于同行业那些贪婪的报业集团所追求的标准，但它对此也还知足。虽然当时已然运营困难，但这些报纸被麦克莱齐报业集团收购可算是幸免于难。

但是麦克莱齐报业集团收购这些报纸，伴随而来的是巨大的负债，对于公司的盈亏底线来说是巨大灾难。随着广告商们将阵地转移到互联网上，加上经济衰退引起的一系列广告业的问题，2007年，报纸行业的广告收入大幅减少，其跌幅是五十年来第二大的一次。对于许多报纸来讲，2008年的状况更糟糕。随着麦克莱齐报业集团股票的暴跌，该公司停止了开支。在2008年4月底新一轮新闻编辑室裁员中，至少55名员工被裁，而雷克斯就是其中之一。从那以后，也有一些员工因此离开，他们空出的职位至今也没有被填补上。新闻编辑室据说有超过25%的员工离职了。就这么突然，我的朋友在他51岁时，30年的新闻业生涯戛然而止，他害怕他作为新闻工作者的生涯也永远结束了。

我听到这则消息时感到战栗，美国的新闻媒体已经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倒不是因为雷克斯·塞莱恩个人工作的得失，而是由于以报纸质量为荣的麦克莱齐报业集团迫于经济压力最终无奈裁掉了许多和雷克斯一样才华横溢的员工。报业和其他新闻机构失去的不是可有可无的多余成分，而是最优秀的精华。当许多像雷克斯·塞莱恩这样的新闻媒体人被辞退时，新闻行业的大厦已经被釜底抽薪，摇摇欲坠。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真实的消息将供应不足，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将是沉重的打击。

我认为新闻业很重要，意义重大。100多年来，美国人与生俱来就有非常好的——虽然不能称作完美的——报道新闻的核心，这一核心就如《美国宪法》一样，对于保障我们的自由必不可少。但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引发了一系列关于新闻业和新闻报道的问题，令人不安。这些都是很